



特へ 16
2752
20



門 16
號 2752
卷 20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三陳公傳

陳長公者名察字原習其先閩人徙常熟遂為常熟人常熟故多豪陳豪族其人類長者高皇帝數以法破誅諸豪首獨赦陳氏自如為其以長者故四傳而公父光祿君隱不仕母譚淑人夢斗間氣下傳體寤而視腹有赤文曰鳳已遂娠生公公生嶷然莊甚

昭和丁亥年
丁巳月十九日
研求

動止自矩下帷日夜誦不輒補邑諸生俄光祿君坳
公苦而仇酒肉之味者三年故令邑揚名甫請得屬
先祿碣曰不佞令辱誌叟以諸生賢竊知叟蓋光祿
君少子寰亦諸生矣久之公遂舉進士釋褐南昌推
官滿三載高第入為留臺監察御史尋召治臺事中
貴人瑾按而公持議亡所屈坐罰輸粟邊百五十石
瑾後伏法殊死而義子寧彬煽起益甚公力爭不得
嘆曰死耳而不難太夫人耶是時譚淑人春秋高尚
亡恙云公移疾歸養又可九歲而會寰免檢討亦歸
譚淑人趣起公曰若母以吾老為念而遂孤

天子大恩公乃起守故官俄當出按滇上疏言天下
大計五曰備荒曰治兵曰屏盜曰水利曰民牧俱下
所司條著令寧王宸濠反義子彬說上以南方饒樂
可游上欣然嚴中外且發公抗言弄兵者陸梁彭
蠡間寧能舉大名哉發三千騎渡江可徑縛取柰何
屈萬乘尊奪吏士任且上出而京師空然無六尺
寄撫監即此不憂虜不憂蕭牆內耶上不憚切責
公奪一歲奉公遂行按滇屏騶呵以身周行箚棘而
微刺民間得失滇中別產銀幸臣請縣官場而權之
歲可佐度支費什一下使者議公持不可曰此兵端

也且上以采用事者覩其利余覩其害而從史之
不可竟罷議金齒帥沐崧挾中貴人颺而鬻公劾治
如律上亡子公疏略曰臣越在外徼妄干國家大
議死罪死罪陛下之踵先帝稱尊者十五年矣

先帝十八年而棄群臣亡卒然之患以有

陛下也陛下多狎游壯未有子羣臣心忤然竊害
萬一宜早定大計擇親賢寘禁邸端良之士屏翼
左右陛下固萬壽無量庶有以培本根消窺伺臣
民不勝大望不報亡何毅皇帝晏駕上即位下
詔求直言而公還自滇數上書陳君德興革計弊復

出按蜀公說

上以罷蜀鎮守及諸織造中貴人具

其狀甚悉中貴人尾得書語相銜公次骨謀格不下
然上固已心動後次第有所裁具如公語公之按
滇而蜀也一罷青驪布袍導二吏符節而已岳守而
下大懾服惴惴亡以奉下風墨吏先公解印綬去試
諸道偕計吏者甫畢以譚淑人喪免公繇郵書中受
訃即被髮跣且號踊曰天其祝不穀得以九歲侍而
易一日耶公服除再入為御史王邦奇者壬人也例
罷所任千戶不得志緣上意誣大學士費宏等給
事中楊言因遂紕邦奇上恚謂為大臣遊說即朝

事甲揚言因遂紕邦奇

上恚謂為大臣遊說即朝

事甲揚言因遂紕邦奇

上恚謂為大臣遊說即朝

置獄訊備五毒公大呼曰臣察願以不肖軀易楊言
地下衆錯愕引碎而上連目攝公不為動退復具
草言亡論邦奇語非是大臣不自飭扞文罔亡以消
厭人議惟上體貌終始其聽自劾邦奇別下司寇
獄彈治勿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上曰善因遂寬
楊言獄弗誅十二軍帥侯勛方挾幸為姦利巨萬公
時監軍事發其陰請賜罷上謂御史曩吾不愛一勛
以謝御史其令侯就第公御史久同列婁起大位
幾徧始遷為太僕少卿垂公復辭薦代人太僕於
故事不得辭又不當

怡然卷衣出曰察奉臺事亡狀又數妄言當慘

天子辛亥憐之潮萬里寧謫人也於是倍道趣朝聚
諸儒生譚經學諸儒生人相勸亡倍陳公暮歲移信
州倅距倅南昌更可三十歲治如其南昌亡見遷吏
態已晉浙江按察僉事俄超為副使踰年而遷山西
按察使亡何遷山東右布政使已又遷浙江左布政
使入為光祿卿既上皇子生贈祖父官錄一子太學
生吏部言南贛闕撫臣請以陳察任報可卿三品又
遷自左使當為副都而大臣者失其名以公不先事
見嘆之僅改左僉都御史之鎮公則申先都御史王

守仁束約定甲保繕要衝勒習技射士密美授之捕
鹵盜魁盜相戒請明吏毋污陳公質為也而公益頌
高皇帝大誥闕里社社人給小學彬彬矣 上行且
召用公然公倦游乞骸骨辭至 上殊非所望曰都
御史輕去朕耶吾不用矣公故受經羅文莊而友張
潤章拯相與劇切為君子歸杜門益讀習濂洛諸先
生書希闕外事監司歲時行部間造公公度其人長
者乃已或其人非長者而侈則徐出所飯麥強飯之
曰余田父耳也公又多吳語刺刺是非咸逡巡避去
所寢即生平不二衾蔬肉分日而食冠衣袷亡易第

令綴以絲襪色錯然久而失其故少年覩以不堪或
相率摘訾公非情云公之事譚淑人二毛矣于于膝
間為嬰兒慕歲秋先其鄉人入租稅既老病且亟捐
私田三百為邑助博士弟子貧者曰吾異乎所以益
子孫侈者公卒年八十三有集及奏草若干卷

王世貞曰日者余謁陳公山中也公亡少余而以朝
事質某某死兵者某某爭而死者瞿然起齒擊曰彼
其以余而牖下非夫哉則又曰為先彼死者死為後
彼死者死彼何死矣於乎陳公亦竟老且死矣

陳季公者名寰字原大其先世具長公傳中公生秀

髻鬢小長益敏而奇悟譚淑人宿治佛嚴晨從樓誦諸品經而卧公樓下竊聽則已闇記可十餘品譚淑人驚曰豎子安所得之公笑曰媪晨不樓誦耶嚮者吾固耳之乃始出就外傳亡何補邑諸生治經經明遂舉鄉試第三人不第還入太學太學試諸生公輒居首明年舉進士所上策奇弗錄故相長沙公嘗見公文而歎曰此豈其側注冠負敦而賈於市者衆何謂焉公遂入為庶吉士益讀習 中秘書滿三歲以高第留為翰林檢討 大內災公上書言 先皇帝未辨色而起謁上帝已復告於寢出朝群臣召對以

間考得失祭必躬裸獻終始十八年即亡以寒暄小故廢罷者 主上所親親也今柰何獨厭法服謝拂士貂狐之裘貝帶翎疋而射馳大鹿之墟乎臣愚東之諸王邸仰觀 先帝嚴藩屏備不虞甚慎悉也 上往奪中貴瑾笑邸罷 王不置瑾自以孤上易發耳臣愚以為修故事擇 近屬賢者寘邸中上一旦有子令還國亡害也公所上發奸人諱又他條絕逸慾遵顧命禁橫斂正法度節用語多斂 上不省奸人從帷中下公奏奪半歲奉公鬱鬱不自得且念譚淑人老謝病歸公與長公更出入而養譚

舟州山人稿 卷之八十一 五 世宗宣統

淑人時時致所善鄰母接席飲婦手視水陸公品嘗
而進之譚淑人暑中疫公不解衣而扶持者月餘衣
廁踰垢生蟻貌損髮盡白良已譚淑人間自權語吾
養兩兒祿者妾即堵居水飲不戚矣 上改元以修
毅皇帝實錄召仍檢討公言邇者采尚書故實上六
館此不過從牒囊中探得之何關人主大計即翰林
臣臚列具負耳今以為宜復古左右史記言動秘燕
之間備列彤管亡令他日盤奩國是又 文皇帝下
金陵諸緣故主駢侈父老一二志焉臣不佞首陽之
饑豈紂聖武王耶 上幸人賜一傳瑕瑾不掩庶有

以風示永永不報新都公相則已心器之謂曰吾老
矣史且待子而成遂薦公經筵講官公不能效書生
箋箋語其所陳析治忽要致些言疊不厭 上起日屬
之且謂閣臣若講不當如是耶 宮中有妃之戚或
謂且罷講公言人主寧以一微戚廢大典無已則殺
吉而事乎 上曰善時公以久常遷者數會譚淑人
喪解官公日馳一羸倉頭從而南哭涕交柱於頤燹
圻矣工方成為譚淑人像未成也公尸息有間蹶然
啼曰子庶幾得之墨之準已晴已顧輔踵而加丹粉
焉啼未絕而譚淑人之像儼然公非素所受術也長

公自蜀來望大號曰母而在我公與長公毀俱甚又
三歲起復具如故新貴人繇議禮驟遷患所羽翼寡
而宿嚴重公欲以風致之公謝曰諸君吾故人非不
知從諸君貴第吾憂身後耳實錄成復當遷公乞南
遂為南京國子司業是時增城湛原明祭酒也教授
諸生數百千人褒衣矩坐講說道理公始慕稱之既
益習其指撫掌歎曰吾舍我而求之亡羊之蹊耶顧
謂諸生趣歸事父母母徒褒衣矩坐為也亡何長公
坐事謫潮公不忍其老遠謫移病請急與偕行萬里
抵嶺而別遂歸卧益堅繇薦乃起為國子司業

天子方中興制禮樂下有司毋得仍孔子王稱其尊
為先師而言者遂上書言闕里廟器物王者非當公
持不可曰陛下尊孔子先師以抑之耶將尊之也
即尊之闕里制當益亡所裁言者不自惟而謬推測
聖意宜寘罰上報如公俄超南京國子祭酒已拜
則上所論次太學章及勸上進德勤政戒土木省
齋祀上覽書善之謂寰忠愛朕所進留覽公先後
蒞太學司業者再祭酒者一其大指寬體輔情而行
最後整條教策怠惰時時周訪諸生貧者老且病者
資給之以故爭自喜得出陳公門幸甚然公晚更宦

薄助教劉世龍者封事多所適忤徵下獄炳臣疑其
端銜公公遂致仕去公去可四歲而長公罷中丞則
日夕相與考問德義問出而薦行白鬚眉簪履甚都
稚子走相邀指曰此二陳先生也公卒之年六十有
三所著集二十卷

王世貞曰海內故稱陳長公敢言云即亡及季公者
覩後先所上書抑何抗爽便治也公所業文累起為
儒官得非以文藏乎哉悅諍之世諍士無名諺云少
所見多所怪今得亡季公怪也余雅善公子文周間
為余言季公內行甚淳備不易屈指余不志志其大
都焉

湖廣按察副使沈公傳

世宗朝甌閩海之賈於舶者挾島虜以通我奸民
詔故中丞朱公統治之朱公嚴於屬守吏鮮當意顧
獨賢紹興守而紹興守亦慨然與朱公合筭思盡剔
其奸弊守固以三尺奉朱公然內調劑之不使盡聽
法而又不欲以已見德當事者為中朱公以快諸奸
民因併中紹興守遷為湖廣按察副使矣竟用守事
罷守固紹興所稱循吏沈公啓者也沈公雖失官然
不失循吏聲以老壽終而諸子孫數十人亦多顯者

鳴呼沈氏之天定哉沈公字子由蘇之吳江人自其
誕時而母吳夢若麟為廡者寤生公弱而父見皆為
諸生朗雋有聲嘗構失產勢家且訟且讀書訟勝而
書亦就舉應天鄉試更七舉始成進士授南京工部
營繕司主事亡何而

世宗皇帝當幸楚所從水道則南京具諸樓船以從
具而 上或改道耗縣官金錢不具而 上猝至且
獲罪尚書周公用意疑之以問公公曰召商需材於
龍江關急驛偵 上所從道以日計舟可立辦夫舟
而歸直於商不舟而歸材於商不難也已 上吳從

陸得不匱水衡周公乃大賢公矣中貴人請脩

皇陵錦衣朱指揮者往視之而尚書宋公請公與偕
往朱指揮謂公竊有請也錦衣故當遜部曹而指揮
秩高於曹郎請以秩坐公唯唯朱指揮大悅有間公
曰竊亦有請於公

高皇帝制 皇陵不得動寸土違者死今修不能無
動土而死可畏也朱指揮色攝曰請如教已見中貴
人而公具以前語對朱指揮復從傍更之乃見為飭
垣屋以報所省復巨萬萬宋公益賢公不以官稱而
恒稱為先生當三載考北上宋公餞於郊曰主事固

不當錢自為國士耳既考最晉主事刑部轉員外郎
郎中時尚書為聞公淵積已賢公而公後先所承認
獄三十余事讞亭情法間至損上威以信所守而
聞公亦時時從中調護得不罪無何用能舉為紹興
守紹興轄縣八獨會稽新昌蕭山田與賦左累其長
至賠產以償公平其額而殺之里俾輕而易完盖久
之人人稱便矣郡田於山多苦旱室廬櫛比苦火又
濱海苦魃為虎者公禱於神輒應至虎復為魃渡海
去其他政績徃徃類是而賈舶之議起盖舶客許棟
王直輩挾萬眾雙嶼諸港郡要縉紳利互市陰通之
而持中旨恫喝公且授疏稿曰公弟上必郡受其利
而公得善遷去公持不可要薦紳怨之刺骨公所以
調劑朱公不見德而與朱公俱中者也公副使湖廣
時督撫侍郎張公岳屬紀功公即請從軍中徃張公
不憚曰捷至不遺若也戰危事而一旦叵測柰吾何
公起謝曰故事也即不在行而以級請賞誰為辨者
遂與監軍張副使偕之軍所卒狼跳挾一首至云此
黑苗酋某也公紬之曰黑苗酋某久著勇而此僅踰
冠必詐也監軍不自得引去俄而黑苗酋某復出抄
掠監軍乃前謝曰公寔德我時官兵利級賞多所縱

新州山人稿卷之三十一
世經堂刻
殺公令生獲口與級同自是全活者衆矣張公亦遂
賢公且有薦而公已用紹興守罷公前後四為南北
曹屬守郡監司五受其大吏知而海內稱
名臣碩佐其賢公不啻口出然不能勝其郡之要縉
紳與一二用事者至使與苛墨選悞吏俱罷可歎也
公既歸築室仙人山結詩社以自娛快出入俛素若
不為官者其教子弟治經術孝弟力田斬斬有法不
輕出入公府而使者干旄以時至詢即為露見利病
佐其守攤稅已佐其令築城度行而有私損弗恤也
性好義急人之難甚於己嘗與計偕還道遇其師盧
生癘傳其從者舟人業舍之矣公要之所載舟旦夕
謹視湯藥未抵舍而愈厲竟不染也公博學無所不
窺諸經子史陰陽律歷水利洪範紫微堪輿家言而
邃於易所著有家居稿南北稿西臺淨稿越吟稿
心吟稿鷄窠嶺稿南廠志南松志牧越議略吳江水
利考杜律七言註晴窓便覽若干卷公年七十有八
至老死視履不衰四丈夫子一為鄉貢士二為太學
生十三孫一舉經元二太學生五為郡邑諸生十曾
孫俱舉諸女三輩十九人皆配字名族所謂天定者
此也

蘇州山人稿卷之五
世經堂刻
贊曰蓋沈公嘗為十二議議海云具集中自舶難起
當事者以重屬朱公朝報可而恨夕不得致之迨朱
公稍欲為所欲為諸惡朱公者朝報聞而恨夕不得
去之夫以朱公才大吏人所望而佐之以沈公而俱
不免何也築室道傍三年不成厥亦有居其罪者哉
蓋又十餘年而舶禍大作乃稍稍稱朱公晚矣即沈
公十二議始固落落卒之龜笑著筮何異焉然朱公
矜峻重名節厚書士大夫而深誅小人卒之義不受
獄吏辱以死沈公恢恢雖晚達而蚤困其所以施於
後者宏矣

四川按察副使章公傳

章公美中者字道華其先常熟人父封評事公徙家
石湖傍為吳人而公生則已警穎九歲羞屬文稍長
居寔讀書石湖寺至丙夜不休寺僧異而飲食之間
游丁公羽邸丁翁知公非常人則又飲食之為折券曰富
貴幸無相忘也公亦竟弗謝去當推擇為子弟員試
於邑第一人自是連試輒高等而屬評事公卒家益
貧所授經諸生修贄輒以分諸昆弟毋異儲久之舉
鄉試又六載成進士拜大理寺右寺評事守文法毋
害滿三載考授文林郎尋遷左寺副公好為潔修自

矩寡合退曹餽一牝馬羸至見骨曰吾蚤暮亡貴人
造請安事千里也即有所賦撰口噤喘索管染側理
竟促鑄之筭矣居無何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分部豫
章豫章故多顯貴人而相嚴時亦在部中凡相嚴所
愛幸監奴中外戚黨指使陰喝郡邑若取寄來往郵
置視以為下厩公獨禁弗予馬奴恚即榜繫之臺使
者為請弗得自是嚴氏奴多取間道去而公所按讞
即它顯貴人居閒亡所假借豫章諸侯王有藏匿亡
命者公遣謂之曰法自 高皇建也大王為高皇帝
耳孫而身悖之使者以宗正條收王之舍人子王亦
終能匿之耶立出亡者人或謂公太峻得無虞身耶
公曰吾虞隳三尺耳不能為七尺計民舍灾公馳而
拜之反風火息已捕逐豐城盜殲其魁餘黨解散兼
攝七道篆事如剗一切治理流聞前後臺使上書薦
公者凡十三輩而會公入賀萬壽所以謁報相嚴無
加禮相嚴復用前事內銜之持不肯下凡五載始遷
廣西叅議廣西故西南夷地多獠獠錯漢民而居奪
攘矯虔日尋干戈人不覩老公以法整頓之咸惴惴
受吏盜陷太平諸郡公先諸道兵撤其衝捕虜首百
餘設伏夜搗賓利徭降之士兵當調發而北禦倭公

全州山人稿卷之五
世經堂
戒母後期後期如明法已又戒吏母尋前例受賕受
賕輒保以故兵吏交惕息赴約恐後公以其間修明
學官令風諸弟子衿裾其黜結彬彬矣而公所按部
出入箚若冒瘴毒寢以成疾數請告會遷四川按察
副使填松潘公念疾無已時而徙地益遠益忽忽不
樂遂遁歸里不復出時年僅四十四云嶺東譚大初
者與公分道江西偕往相嚴所揖其子弟中貴人不
拜逕出其治廣西又後先得代而廣西士民謳思之
曰譚公為政若霜日章公嗣之守畫一公之歸也譚
公已前請休里踰一舍所迎置酒相勞曰拙宦跡類
固當公竟成歸耶不佞蓋先為日矣公前所買田宅
以與諸昆弟既歸貧不能箸業至僦宅旅舍以居束
身為儉約奉母外食不兼葢而佃入奇羨用資戚黨
緩急歲時損粟蔡翁子曰甚愧終約不能如韓王孫
粟白吾力耕出耳公於守令有造請絕不敢謝亦無
有以居閒請者其為人若嚴冷抗手軒目寡言咲或
以貴倨目之而中實冲然不自足於詩近體宏爽開
壯有開元大曆風書傲祝京兆得大令遺筆然自謂
日力寡衆體未備云隆慶初中丞林潤御史董堯封
相繼上公名報聞意且將大用之而公卒矣距其歸

蓋千年而公卒後譚公復起婁遷至尚書

王子曰當隆慶初不及用章公而以死惜哉夫士居約乃見節義公兢兢守三尺炙手若熨逝不以濯退而食貧其甘如飴螻蛄之音不入於耳賢哉章公假令公出而驟顯如譚公亦奚所庸出也易云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公庶執近之矣

廣東布政司右參議益齋趙公傳

始趙參議公年八十而余素善公又熟公伉健狀則盛為言張大之以為公於天地之所委獨受其龐渾而博大者其氣恒有餘而巧若有所不足天下固不牽而不獲盡公之用以老公幸而不盡用於天下以其餘為百年為多男子為不朽之文章公且讀且首肯居二歲而以公卒聞矣又一歲而其子用賢以何子之狀來請傳曰公治命也夫趙公以一言故不能忘其身後於易箒時而余言雖不讐要為有當於公心者乃稍次其狀傳之以慰永永趙公諱承謙字德光別號益齋其先宋宗室有簡國公仲談者再傳而渡江為江寧人又十一傳而松雲公昴贅常熟遂為常熟人有三子曰封吏部公玳最少者也昴既用義起家不專為殖至玳而益甚竭廩粟乞饑人而焚券

不責償又推其業以予外家之歸戍者以故義聲隆
隆過於父然益旁落不能家而有四子俱業儒公其
叔也當公之十四五操觚為文事伉健所得書多經
奇吏部公撫膺而嘆曰吾不貧矣然竟吏部公卒公
始補博士弟子依其仲居仲時邑邑不樂公問之曰
久儒減仲產胡誦也公乃脫身與數敝器出就一甕
舍而栖嬾蕭宜人夜緝繹而晨供公之讀而時不能
溫突意豁如也顧試輒在高等文益有聲抗經席為
人師戶屢恒滿束贄之羸佐公讀矣而公大試應天
又不利歸而益勤勵於學夏月恒自程以丙夜蚊

啖兩股如蝟弗已至戊子舉鄉薦業已四十餘試禮
部又不利卒業太學大司成試其文而異之合六館
諸生為文會而公司其雌黃蓋十載始成進士明年
什揭江西贛州府推官贛俗囂其豪仰刀筆而食以
間把持本富人長短稍不給即為文致其罪訟之官
而黨更迭為證佐歲所破凡十餘家公至廉得其狀
即杖而出諸境一郡稱快公嘗為郡征商即為商約
毋得故低昂其價要以商不困而官用足遂著為絮
法又嘗攝贛縣而縣尉為龍南盜得洶洶欲挾而攻
縣公從兩隸單車逼盜壘陳說利害甚督盜扣首請

死罪送尉出公以片紙白御史曰盜一切解散為良民矣公又嘗攝寧都縣當賑而御史行部至贛公曰吾不忍以饑民易御史權也畢賑乃往謁諸境以不及謝御史好謂曰若何謝為若代御史起劫民御史故當謝也蓋公為推官三年而臺薦凡七劾它激獎稱是以給事御史選召而郡有董太常者不便公颺言曰是夫老不應格矣而又強項柰齷齪諸公何遂得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久之稍遷驗封郎中時分官相當國而子世蕃者嘗識公使所善諷公曰良苦寂寂亦有意耶吾能致子比公謝曰老憊不顧比也

公於曹偶中鮮所與顧獨莊鄭公曉而好楊公繼盛即二公亦懽然恨得之晚也間謂人不識趙君耳庶幾汲長孺霍子孟之風公為文選驗封垂六載亡害嘗署太醫令金百五十不以索而以佐其長斥買公邸待代者俄遷廣東布政司叅議公意不樂曰吾老矣奉尺一 爾書為縣官治貪墨吏養赤子而令被金紫碌碌持文議官長後也然公益強於職所轄潮惠二郡延袤二千里一歲而拊歷殆徧和平盜李文彪事起兵備食事尤君璣問計於公公貽書報之曰五嶺出風氣外盜幸未成亂宜柔之而已夫用兵者

身州山人私... 世...
不必有勝美其小人利賊資而君子利功兵起禍結
財匱人困竊以為所當深念也且吾左右皆賊黨也
吾推心賊腹而賊寄耳目於吾股掌間故兵符卧寢
皇甲士不下睥睨而賊已伏隘左矣不佞敢以龍南
之事進下吏尤君懔然與公合笑撫下之得不亂公
為人長七尺餘脩眉虬髯軒鼻自其少時諸生出入
里舍見固已目屬之而辭貌嚴冷不能骫骳傳人意
間有所不可目光炯炯射面鬚蝟張且語且咤稍已
伸則理鬚懽然亡留憇以故所交往雖嚴事公而不
及怨然亦竟用以此罷蕭御史者公同年生也意有
所屬於公公不應而王御史者以使至公待之簡因
相與望公曰趙叅嶽嶽來欲折御史角耶誣公以它
事論鐫其職歸里然公潔廉其為推官日執行賂者
置之理為叅議白博羅令之寃却其謝此聲聞人人
即御史不能以簠簋誣也公歸絕口不言廣東事謀
隙地為圃鑿池築容老亭偃息其中客至輒命觴奕
留連竟時邑饒佳山水興至即出興畫乃返又嘗為
著英之社里中人艷而圖之公性儉質不好靡布衣
至十浣飯一脫粟而痛其先不逮養享祀務致方物
所以延客亦豐其經費至齋而勇義不為節嘗捐百

金城其邑又捐粟百斛為量田費諸中外宗戚大小靡不衣食其餘者晚壯御賸不衰而少却奔女好為詩詩得香山隨州意然至成一篇輒棄去不成稿五十餘而貴貴至四品然先後僅四政六十餘而歸歸又近二十年而卒然學士大夫猶以未盡用公與公之未竟壽為惜公之所以遺用賢深哉公丈夫子三人用賢其長舉應天鄉試有雋聲諸孫六人

王子曰讀公所報尤瑛書深哉乎其思也嶺寇起十餘年屢用兵志必在勝之財與力日困民日以減而盜日益至于今尚未得要領也書所謂賊著耳目我而我惟腹心賊班班乎其若覩矣夫安得肉趙公於於骨而與之論廣事哉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五首

張文忠公傳

公浙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數
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
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為公咲
曰諸生不當書院耶我胡以不當故自若而其所持
論慷慨中窾即遊於監司守相間母能難之矣遂為

諸生祭酒蓋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時

天子方南巡狩其明年世宗皇帝即位始臨軒策

進士公得第二甲隸事大理時上以與世子入繼

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者久之不決

公乃上書大畧言上既以與世子入繼

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

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柰何舍獻帝弗考而考

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執時

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報聞公亦去為南京

刑部主事乃下議議尊孝宗曰皇考獻帝曰本

生父而公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

皇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

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萇疏亦上具如公指而

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齟之矣然天子益已

心動而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連柱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定召

公與桂公超拜翰林院學士公雖以驟顯重然猶不

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天子愈器

之明年進詹事府詹事為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

右侍郎俄轉左其學士侍經筵如故公數與尚書持

論州山人高卷之八十二

論邊事即執政策邊事欲屈其尚書公復為尚書持
之至抗疏辨 上輒伸其指然諛者遂欲 宗獻帝
入太廟公力詆其不可乃已御史錄按山西有所逮
張寅以為即故妖人李福達也而侯勛為居閒御史
即劾侯勛詔下三法司獄獄成上獨疑三法司黨御
史而傾侯勛以屬公與桂公方公反其獄公遂領都
察院賜二品服金帶遂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輔政仍領都察院賜 勅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
褒獎殊至賜玉帶公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非久
取相位思有所報効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

黨一意奉公守法即怨謫弗卹也尋賜銀記一一曰

忠良貞一一曰繩愆糾謬得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

太保公以 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

上享太廟回公候道左數目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喜

荷天眷賚賢作邦玆再賜玉帶及蟒服 上既以尊

崇 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衷於公書成名

之曰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

首揆以才受 上知然不能如公深而 上所密問

公月以十數時時稱公別號及字時桂公亦入輔名

寵俱當公亞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為惡語交關上前楊公得因是以間公詔暫歸俟用而桂公削保傳以免公歸至天津而上念之詔行人召復相公入而楊公為霍公所論逐矣上怒楊公甚欲置詔獄逮公力寬解得免上嘗諭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上為悉裁革鎮守監槍市舶之類後先殆盡公所疏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諸條上嘉納

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
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
其僚方公上疏謂 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
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它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憲謂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
今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耶廷和者初持
考敬皇帝相也 上故為重語欲以惕止公公持不
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公與 太后世延齡
得長繫矣公為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
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

息為撫安計而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叛殺其將
公益自信薦劉源清邵永為大帥以必得賊為主而
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其黨自相殘得一
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公有子中
書舍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 上謂公胡忍
舍朕耶得無以言 邑邑幸寬之謂夏公也公抗辨
不置然自是乞歸 力而 上益厚公至手調藥以
賜曰古有剪鬚和髮者吾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神
加飧自愛以輔朕為忠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
歸 上知公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騶月奉米八

石所以優崇禮加於它相公歸之明年 上使錦衣
緹騎帥視公疾且促還朝公強起至處州疾作歸再
起至金華疾復作歸蓋又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
上時幸承天聞訃為哀慟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謚
文忠有子四人長即遜志遜臣太學生前公歿仲遜
業尚寶丞季遜膚中書舍人俱有文學世其家而皆
蚤逝不及大用時人惜之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
士僅六載而拜相 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
明興無兩焉凡所創革典制雖 上自信以天啟而
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

所以合非偶然也天下迫於議禮而口非公者十之九忌公貴而刺之者十之九久而稱公是非公者半公歿而思之者更十九矣當公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而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以觀公哉故因其孫汝紀之請而為之傳公別號羅峰所為名書院者也最後上呼之羅山因更稱羅山贊曰公相而中消之勢絀至於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主所是為令未有悖也考而不已則宗宗則入太廟入太廟則有祧公在難乎其免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即不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瞿文懿公傳

瞿文懿公者諱景淳字師道始家昆湖傍學者尊而不敢以官稱曰昆湖先生既卒而

天子賜之謚曰文懿遂改稱文懿公云公之先有遜齋公者薄元德去隱常熟之湖上更五世為封武選公某又三世為封少宰公某又一世而為公公生十月能誦詩關雎八歲善屬文久之補博士弟子登籍甚公之為經生業其思川湧雲聚頃刻得數百千言

時甫踰冠而試輒屈其諸老先生諸老先生人自以為弗如也顧其試南京輒不利而於其業益精工務先於所以作者之旨而不為蹈徇所謂朱絃䟽越一唱三歎有餘音者矣吳中稱故相王文恪公經業為明冠獨公繼之王公會元及第而公久困諸生間減父產教授里中自給意豁如也會提學御史衡水楊先生識公以第一人試南京而侍讀無錫華先生拔公自棄卷寘前列其明年甲辰遂亦用會元及第而天下以知人歸二先生授翰林院編脩之三年分試禮部尋入內閣理 誥勅封懷慶諸王為副使奉

冊還授中貴人書再分試禮部滿九載最遷侍讀請告歸侍秦太孺人與偕之 京師復分試禮部尋上武試出主應天試以久次為左春坊左諭德侍讀如故丁秦太孺人憂歸服除守故官遷侍讀學士視翰林篆總校永樂大典復主武試亡何以太常寺卿領南京國子祭酒事已即南京為吏部右侍郎其尚書缺遂攝部事尋兼攝禮工部事三載當入奏績而會今上初以禮部左侍郎召旋用 大典總校勞兼翰林院學士仍佐部事食二品祿公感奮曰 上果用我矣時大暑就道而病歸里上䟽請告不許會病小

經筵脩 先帝實錄

間強自力比比朝留侍

上所以用公意益切而公病發益不支

疏復乞骸骨

上為下所司治堊 諭祭二壇 贈禮部尚書太常

廉公憊狀憐之予告歸不及一歲而卒訃聞

定今謚蓋異典也公為人孝友天性篤至然不以峻

行潔寬然長者也其為諸生貧甚數棄不色戚既第

日隆貴不色喜所接即匹夫孺子而不以惰見其最

重若相臣而無卑儀貌不能中人而毅然有二軍不

可奪之氣其价使懷慶日而鄭王以言事忤

旨徙鳳陽繫而攝國事者世子懼謬為恭敬餞迎用

幣重公一切謝弗納其使恭順侯難公故亦弗納也

而 上已密使詞之矣侯乃感悟語公詞狀曰微公

吾幾中明法公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使當如是耳

公之請告還 京師從衆謁相嚴相嚴莊謂客曰倭

旦夕平云何胡總督才是辦也而南中人往往為倭

挫胡君何好亂也胡總督者相嚴客也公前立應曰

固也相公雖明遙度之不如不佞目覩也胡君擁十

萬師無尺寸效而賊日夜躡赤子財賦地不佞南中

人不得一單枕卧何言好亂也相公業不欲聞之誰

為相公聞者於是相嚴改容而謝公曰善夫生之箴

我然數已目攝公矣公領治 誥勅而陸太保為緹
騎帥與相嚴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至欲封
其最後者獨難公朦朧挾兵部移以請公執不可相
嚴為請之又不可則索金而夜要公公咲不顧曰公
毋溷我吾所守禮也太保不自憚去竟不敢言封最
後妻矣學士地親而格重不當祭酒即祭酒不當南
而公意殊安之且曰吾懼夫不稱乎抗顏者耳居四
載無一書政府人問其故咲不答當公所不可若氣
勁甚而要歸於忠厚其佐吏部而張司務者迂數迂
公多吏譴及考察而尚書毛公欲黜之公為請曰是
迂故多吏譴未及格也竟免公之分考會試三主應
天試一主武試二所推轂多天下賢士大夫而最著
者為今元相李公所為程式文行世誦之以為法四
方造請碑誌序記日踵門公投斃而應之有餘功其
揮洒若不經意而規歐藻蘇春容乎言之也公為德
不近名為文不近好為吏不近俗以故天下雖知公
然不能盡公而其用公亦未盡以為恠初道病欲歸
而貽書李公曰諸公在 廟廊固重用賢矣而易於
退不肖夫退則錮之與其輕而退賢也夫寧誤而容
不肖也且縣官方急材以南北無足使者不於此時

博選而厚植之一旦何以應 詔李公矍然稱服公
欲具疏欲有所言會病不及上而罷公之少也嘗扁
舟巢湖中夜有炬火數百千逼舟公厲聲叱之曰吾
在何為者即應聲滅以故公雅自負當大用及未盡
用而人恠之以此有丈夫子三而其長汝稷即以公
廕入太學乞余傳者也

王生曰當

先帝之歲甲辰而天下遂無不稱瞿文懿公者然豈
能為稱公哉 明興大臣之得以文懿謚可指數也
而公獨與故儲公瓘其為第一人於甲辰同其謚同
其以文行當官慎勤同佐南銓而不及相以下壽終
同皆名實彬彬君子也夫以瞿公之眇小言天下事
勁挺不阿貴權者寧可皮相也太史公之致慨於留
侯有以也

喻司徒傳

蓋嘉隆之際稱名臣者曰少司徒喻公時云而喻公
之成進士也則首拜吳江令吳江巖邑戶口財賦甲
天下吏緣是得乾沒為姦隱賦賄出入若大雀符然
而公至則嚴句校具得其狀始為絜法提衡之利
稅以限上毋事敲朴力役以則應以時至毋待號召

鄉小民聞閔母復之三老就公片語立決大者笞十
餘斤遣之各自得意去臺郡國下訊牒及它利害關
白鏞一大櫃中手自封發吏亡問不得事也即不敢
望得公一噸咲以少見指而鄉小民亦不復知有吏
公不為操切假惠文彈壓間右時時有所劾治皆取
大猾不者吏及大猾惴惴戴三尺而立然竟公任亡
敗墨吏即御史行部吳江亦不問吏及大猾指名無
事刺促令代我治之矣大江而南四郡一州十五邑
亡論遠近稱喻青天喻青天竟用治行第一徵拜御
史前是太保王庸敏公廷想見公文而善之意不欲
公外補公對曰必不我也誰當外者王公竒其言而
疑其不讐後乃心服公為御史屬虜欲求貢或謂虜
狡給我且事體大勿許便公䟽曰毋爾也虜以虛給
我而我遽絕之是授彼名也虜以實輸我而我逆拒
之是創彼心也我且又代負夫不為彼先不為彼後
內固吾守而外探其幾此在一才邊吏任耳公又條
備虜十四事上之咸報聞相嚴者初得幸上有墨聲
公抗䟽論列謂其人險而獐久之且亂天下業已上
即素服候訊北闕 上心動公言而難去嚴為兩已
弗究公遂出視鹺政河東屬歲旱公禱雨旱弗利民

而當饒得饒或強公母禱公曰不可利國等耳吾不忍以吾職易吾民竟雨立澍應歲大稔而饒額亦不虧相嚴日益貴用事公乃移疾歸會其母李老病不解衣而侍湯藥顙於天乞減已筭以代李卒毀瘠踰禮服除彷徨久之相嚴內攝公中州名士行能高未有以中而部檄公強起出按蜀亦自勵有風稜嘗糾一方面一大將雅邛瀘三州守賓陽江油萬大寧四令不法狀窮治亡所縱舍汚吏望風解印綬去蜀以大治已監壬子試所得多才儁公一夕夢若數百人焦頭哭請救次日問所部則有大火飛渡江為災近

千家焚死者不能殮公調棺槨為設薄奠夕復夢來謝如初還長其道事尋遷應天丞轉太僕俄以右僉都御史督西輔六郡公日夜拊循其吏民練兵實選將扼險虜騎入犯距浮圖峪十里覘我師整而和遂巡引去亡何改督操江佐南臺數上疏陳便宜計擒大盜汪然朱良弼等振武營兵驕再倡亂公奪其謀進右副都御史督漕運公故嘗為令屬江南運為四議以請其大指約束長賦者毋私允留減存料銀添給運卒行糧改徵脚直詔可仍著為令公益精勤於職爬搔垢弊殆盡藉羨餘金萬計入之朝時人為

謠曰鼙鼓下長淮真若翁青天來俄用言官薦進
督陝西三邊軍務公至則獎率將士出邊鹵首虜百
餘馬駝牛羊稱是虜吉能賓兔台吉入寇公合三鎮
兵徼破之獲首虜五百餘又以延綏兵搗虜獲百餘
級三上捷賚白金文綺進食二品奉久之拜兵部右
侍郎協理戎政應 詔上八事所陳嚴補替禁奸詭
定編派於其政充切虜入寇京城公佐大帥鎮遠侯
營於鄆虜不敢越而南 手詔慰勞賜玉食法酒尋
出為南兵部時大司馬病在告而公攝武選軍政進
其屬矢天諭之一時翕然稱明考績至家有嫉公者
中以浮言候別用公歸可三歲所而薦疏騰上召為
南戶部侍郎督留儲業已病矣強起共職條上四事
曰明注選重部運省解納分水允 詔次第行之公
竟以不勝劇卒年六十五公為諸生所構撰經義策
論傳人人且用是魁其省後好為古文辭源出盤庚
周禮追琢詰屈世所謂喻氏學者也公字中南別號
吳臯其先世豫章人徙於光遂為光人有丈夫子三
三玄三素三象彬彬世其家

王子曰余吳人故所稱喻公於吳獨詳耳潁川黃丞
相功名損治郡乃公歷中外亡室奚啻潁川哉漕河

魏州山人集卷之三十一
世經堂刻
天下吭咽歲課稱最西陲仗鉞控及萬里入贊樞廷
出參留鑰蹶而復振以佐計相乃猶惜公不大用何
也豈八坐之地尚有餘席待公而不究耶中州龐厚
鬱積其人才徃徃博大任重道遠著為文章深含崛
發乃自古記之矣

魏順甫傳

魏順甫者名裳世為蒲圻人大父溶鄰水令以治稱
去而其人祠之學宮有三子仲曰正初為襄長史季
正蒙曰中憲君順甫父也以順甫貴封如其官順甫
之從長史遊太學則已讀周禮左氏國語及唐李杜

名家言矣居恒謂生當以三尺素豪於古人間安能
吾伊學官語耶十六試諸生高等是時廉學士雅自
負博而辨又貴倨也所引說經史連拄諸生口獨順
甫避席奏對不窮又所請益時出其表學士自失曰
何物少年乃尔足三冬耶諸生亦大喜謂阿游何渠使
五鹿少府角折也蓋又十餘年而舉鄉試又四年而
成進士授刑部山西司主事喪其嬪劉恭人請急歸
復守故宮始與予及李于鱗輩遊而好為古文詞順
甫自以材不稱諸子益自刻苦晝從曹中治司空城
旦小間即開卷非夜分弗釋也而會母李恭人疾順

甫廢寢食而侍者月餘搏頰顙天者無數以是亦羸
 困而李恭人竟卒順甫痛哭不欲生一夕亦絕旦而
 蘇時同年李師孟吳明卿視之順甫張目曰得從先
 恭人地下無恨以後事累二子二子曰咄嗟不有而
 翁在耶順甫乃稍稍就粥飲杖而起然當其委頓時
 已為李恭人屬草謁余銘矣服除當補官三月餘不
 報人或謂順甫不當有所造請耶順甫笑曰我一欵
 段馬不數步而僵且歸矣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久之
 復補山西司順甫凡三為其司主事同舍郎皆後進
 据其上而其於推案文法無害咸拱手矣已稍遷員

外郎郎中最後為濟南知府時于鱗已棄官里居一
 切謝客順甫三及門而不見以一蒼頭報謝人或謂
 曰與若部民胡倨也順甫益往候之于鱗不自得乃
 出飲談詩甚懽順甫性高簡亡所過從所過從必于
 鱗即司于鱗亦無它客也以是竟其任時或謂順甫
 文章士心易之然其為刑部甫蒞事而寬大同叅議
 獄爭於其長及執政莫能難也決大獄江左登其情
 稍有間者即為讞語著於牘以授御史故于守濟南
 益敏練有聲是時寇蜂起齊魯間順甫畫策誘誅其
 渠率數人而散其黨使歸耕曰汝第為善不汝曩也

所屬邑獨章立腴而其人最苦徭賦則皆為豪所侵
順甫奮身徃悉遠豪寔之理於是伏田盡出而小戶
大要得足食亡困徭矣於是順甫以最滿封中憲公
如其官遷為山西按察司副使分巡冀南道順甫為
濟南三歲所得臺史薦凡六最後一不當其意竟以
指擿去副使歸是時中憲公尚無恙順甫自喜曰吾
今乃得稱人子矣所以共奉娛悅百端念其二庶弟
弱悉出橐中裝置上產三百分子之又為置良人室
曰及吾父而俾之立也已教授里中諸生成彬彬比
而稱弟子久之中憲公卒順甫艾矣而其毀加於哭

李恭人時汪伯玉填楚念欲構楚史不就亡能當之
者以聘順甫及豫章余德甫德甫有它故不就順甫
既服除乃即家開局集諸郡邑博士掌故手裁定之
而先上其草伯玉伯玉讀叙傳雜論而喜曰班荀儔
也歲癸酉九月余起家為楚按察使以書報順甫順
甫未武昌而余有嶺南遷且發順甫追及之夜飲於
漢陽之晴川閣頗視二江環流挾月如璧意懽甚謂
余曰自吾登天門視日出而于鱗寔偕併是樂為再
執弗可三矣余少於順甫七歲而鬚髮強半白順甫
甚鬢氣充然若少年子余謂大匠尤楚材殆遍將無

及子耶笑弗荅蓋別之八閱月而順甫卒矣順甫所
為楚史凡七十六卷數十萬言而是時楚人何某亦
為楚史成俱上之臺或言二史當合者順甫意不懌
曰五色有可合也者而緇白不可合也母已則寧篋
吾史乎蓋順甫疾所繇心血耗則以楚史故既屬續
謂其次子彬如曰數盡矣夫吾詩與文孰傳哉其屬
之元美遂暝得年五十六順甫為人溫溫長者而性
特介於取予辨毫髮不苟所善如于鱗明卿及吳興
徐子與順甫皆兄事之所最莊事于鱗亦以于鱗故
推東郡謝生一日謝生恨于鱗數其郡不法事衆默

然順甫獨前質曰為先生見之耶抑聞之人耶生遽
曰亦聞之入耳順甫曰于鱗之善先生天下莫不聞
先生宜得之久今以人言而遂信之則不明有所聞
而不以告于鱗則不忠不以告于鱗而告之士大夫
顯者則不厚裳請改事矣遂拂衣去謝生譖乃敗順
甫所習自經典子史諸天官卜筮龜策地理家言靡
不精究其詩最善近體沈鬱勁壯有河朔風於文尤
精刻削法森森立不以藻競夫冶飾澹辭侈靡為市
門粧者見順甫可愧死已順甫有四丈夫子樸如為
衛輝府同知彬如慄如皆邑諸生有文彩樂如尚幼

贊曰夫以順甫之便吏治不苟取予又溫溫長者其
才行足蔽官而竟不違何也或謂順甫死已耳不死
將有所為士固未可知以順甫之為楚史而天假之
日又不使猥管雜之既成而不得獨奏又寧獨官也
雖然以順甫而不得竟循吏良史詣則可將不得稱
循吏良史也哉

許長公小傳

語有之人富而仁義附焉此言非耶夫仁義伸於富
之所及而屈於其所不及此非真能行仁義者也今
天下不為賈而賈行者其人類諱賈而教之人不諱

賈以故豪長者多游其間然其大指以趨射乾沒技
相高其最能結賢士大夫傳於名以顯未有能蹈隱
約躬行仁義至死不悔者也有之自許長公始許長
公者名鈇也而字德威其父曰汝賢長公少育於外
家汪弗令習儒曰夫夫安能袖書以稿耶而長公竊
從儒家言受之諸子史傳業成誦矣而季父汝弼行
賈吳乃挾長公以從季善心計決筭多奇而長公以
謹信操其贏季益自發舒有游閒公子之富與名而
長公又雅善尺牘時時為季還往傾其儕曰是許季
也而彬彬質有其文哉而長公旦夕未嘗廢書也有

書生雅誦記意傲長公以所不知而不能退而指其
闖歎曰彼有人焉未可輕也季初無子子公之異母
鉦而最後亦自生子金長公既用勸輔季起其產而
亦能因時居積稍稍具橐裝季尋卒長公護其喪悉
以遺賫籍而授之金與鉦人或說鉦曰季故無子金
它抱也鉦訟之官弗勝恚而死獄也諸弟人人甘心
金矣長公泣謂曰均吾弟也而金衷今死鉦已辱即
幸勝而再辱金而無益死者何以見大王父地下乃
割橐中裝以撫鉦孤曰庶幾有以慰鉦也金既得志
遂誣長公嘗侵季嘗長公不辨益割橐而授之人或

謂長公衷也而柰何授之橐而自居辟長公弟謝曰
金辟我衷幸諸君知之而吾又何恠也且不忍倍吾
季則長公橐日損而會二弟為小賈長公則又助之
賈最後其少弟上監課後期當沒引長公橐不足稱
貸為上課弗責償也於是乎長公之橐若洗矣而父
汝賢以老死葬弗克備禮長公既禫當之吳中收責
泣而歎曰已矣吾尚安所事衣食哉為詩五章以見
志明年遂焚券不復行賈矣長公固貧然好行德益
甚念其外家汪窶歲時存遺不絕迎其寡母方母之
人謂長公不為諸季割橐當饒長公咲曰吾安能饒

吾能自忍困不能忍人困即益我橐而我所不忍者亦次第益也吾安能饒長公老且失明矣而時時杖而從宗人間為拚解指誨咸尊事之以為許氏祭酒長公有子曰國少警敏長公口授之書且撫之曰夫許之先德不乏矣而未有報也其在孺子乎不然何以使善者勸國試南畿為第一人報至而長公病以卒亡何其配汪孺人亦卒孺人充賢工女作能寬長公於貧而佐其施云長公所著詩及許譜傳若干卷王子曰余以甲戌識贊善於燕中云所謂國者也方日侍白虎幄授人主經國史著作以其官贈長公顧語及之則未嘗不次嗟霑涕也曰得以一日而事長公及令見之而今即百何益也余嘗讀石稷之詩以為周之大業昌熾若此而其起乃自農累織積微以厚為基然哉夫以許長公之為德不能出期功外若至眇少矣充其志雖無一物失所可也天之報許氏固未量哉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四首

李于鱗先生傳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滄溟先生者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之故其為于鱗獨著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貴事德莊王為郎善酒任狹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于

舟州山人稿卷之三



麟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旦緝纊不足以資脩脯而自其挾冊請益塾師為之遜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放公士儋結髮亂交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麟文擢諸生冠然于麟益厭時師訓誥學問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麟狂生狂生于麟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奇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麟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為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據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麟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麟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

麟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旦緝纊不足以資脩脯而自其挾冊請益塾師為之遜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放公士儋結髮亂交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麟文擢諸生冠然于麟益厭時師訓誥學問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麟狂生狂生于麟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奇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麟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為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據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麟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麟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

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為篇。篇得而為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于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為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為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即其徧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為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寢。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于贊。不為名計。出曹一羸馬。蹙蹙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蓄之。為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讞最號公平。柄臣子銜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俄出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密。希鞫鞫。臆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晨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為興除。脫若承蜩矣。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手自削牘。牘多古文辭。語為其名高也者而已。然于鱗

高州山人 卷之三
世宗堂
葛高自濯洗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前後
尉薦亡慮數十隣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以故得請白
輸志嘗蠲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
師以餉戍卒哉將作供比真定十之二益永年傳於
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
衝又移巡司黃榆嶺為晉趙關前後爭得之臺使者
毋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
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
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躓之滿三載贈郎寶如于
鱗官毋張為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
于鱗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
古文詞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先亡何其鄉
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憚曰
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
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
吏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柰何為特請予
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
鱗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宅無
所溷吾日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于旌屏息巷左
納履錯於戶柰于鱗高枕何去亦毋所報謝以是得

舟州山人集 卷之三十一
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亦
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
次古樂府擬之又為缺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蹉而
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
舉小兒揚德祖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
以鴈行進也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司于鱗間迫起
之為置酒懽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而會
今上初大徵召者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
嘗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參
政奉萬壽表入賀追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

于鱗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為和圓方互見
其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
病困久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
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章有父風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千古
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獲之語煨
煨象表者不虛負也或謂其聲不暢實位不配望壽
不竟志以為恨夫漆園玄亭杜門著書而生寥寥者
豈一于鱗也籍令台鼎是重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
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為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

鮮嗚呼何恨哉

文先生傳

余讀太史公叙致九流顧獨不及文章家言詎藝乎
哉誦者少其貶詘節義然至於傳田叔司馬相如抑
何其詳豐厭志也范詹事為漢書稍稍具列獨行文
苑稱有尚矣夫余自燥髮時則知吾吳中有文先生
今夫文先生者即無論田峻孺裔夷至文先生嘖
嘖不離口然要間以其翰墨得之而學士大夫自詭
能知文先生則謂文先生負大節篤行君子其經緯
足以自表見而惜其掩於藝云夫藝誠無所重文先生

然文先生能獨造物柄者不以星辰之貴而
薄雨露卒亦

文先生者初名璧

而以字行更字徵仲其先

蜀人也徙廬陵再徙衡為衡人至元而有俊卿者以
都元帥佩金虎符填武昌次子定聰為散騎舍人定
聰次子惠為吳贅遂為吳人惠子洪為涑水教諭教
諭子溫州守林則先生父也先生生而外推八九歲
語猶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溫州公獨異之曰兒幸
晚成無害也先生既長就外塾穎異挺發日記數百
千言嘗從溫州公宦於滁以文贅莊景郎中莊公讀

而奇之為詩以贈然先生得其緒於門人往往舍下學而談上達因絕口不名莊氏學歸為邑諸生文日益進年十六而温州公以病報先生為廢食挾醫而馳至則歿三日矣慟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寮合數百金為温州公賻先生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孤不欲以生汙逝者其郡吏士謂温州公死廉而先生為能子因脩故郤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先生服除益自奮勵下帷讀恒至丙夜不休於文師故矣少宰賓於書師故李太僕應禎於畫師故沈周先生咸自愧歎以為不如也吳中文上秀異祝允明唐寅

徐禎卿日來遊允明精八法寅善丹青禎卿詩奕奕有建安風其人咸跖弛自喜於曹偶亡所讓獨嚴憚先生不敢以狎進先生與之異軌而齊尚日懽然亡間也俞中丞諫者先生季父中丞公同年也念先生貧而才先生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先生曰朝夕饘粥具也俞公故指先生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先生佯為不悟者曰兩暫蔽吾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金事一日過先生廬而門渠沮洳俞公顧曰通此渠若於堪輿言當第先生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傍民舍異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文生渠柰何先

言之我終不能為文生德也先生業益精名日益重
寧庶人者浮為慕先生貽書及金幣聘焉使者及門
而先生辭病亟卧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
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邨虛其左而待若不能效枚
叔長卿曳裾樂耶先生笑而不答亡何寧竟以反敗
於是尚書李公克嗣撫吳中薦先生於朝而先生亦
自以諸生久次當貢至京吏部試而賢之特為請超
授翰林待詔翰林楊先生慎黃先生佐吏部薛君憲
名能博精負一世才以得下上先生為幸大司寇林
公俊尤重之間日輒為具召先生曰坐何可無此君
也先生為待詔可二年脩國史侍經筵歲時上尊餼
幣所以慰賜甚厚然居恒邑邑不自得上疏乞歸寢
不報又一年當滿考先生逡巡弗肯往再上疏乞歸
又不報亞相張公者温州公所取士也用議禮驟貴
夙先生主之先生辭而上相楊公以召入先生見獨
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
先生毅然曰先君子弃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
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
立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詩甚愧見生幸寬我
至是楊公與張公謀欲遷先生而先生愈迫欲歸至

三上疏得致仕御史鄭洛請留先生為翰林重朝論
躡之先生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
戶外屢常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為
姻黨而窘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他即郡國守相連
車駢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
赫蹠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
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
金寶鈇他珍貨直數百鎰贄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
生慕先生耳盍為一啟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啟之
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
拜以不得見先生為恨然諸所欲請於先生度不可
則為募書生故人子姻黨重價購之以故先生書畫
遍海內外徃徃真不能當贖十二而環吳之里居者
潤澤於先生之手幾四十年先生好為詩傳情而發
娟秀妍雅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達
意時沿歐陽廬陵書法無所不規做歐陽率更眉山
豫章海岳抵掌睥睨而小楷尤精絕在山陰父子間
八分入鍾太傅室韓李而下所不論也丹青遊戲得
象外理置之趙吳與倪元鎮黃子久坐不知所左右
矣先生門無雜賓客故嘗授陳道復書而陸儀部師

道歸自儀部。委質為弟子。其最善後進者。王吏部毅。祥王太學寵秀才彭年。周天球。而先生之二子彭嘉。亦名能精其業。時時過從。談推執文。品水石。記者舊故事。焚香燕坐。蕭然若世外。而吳中好事家。日相與載酒船。候迎先生湖山間。以得一幸為快。雖孺子亦習知先生名。至市井間。強勉為善者。其曹戲之曰。汝豈亦文某耶。先生事其兄奎恭甚。內行允淳固。與吳夫人相莊白首也。生平無貳色。足無狹邪履。貧而好施。周人之急甚於己。見以為峻潔自表。而待人溫然。無少長無敢慢。至九十。矍矍不衰。海內習文先生名。久幾以為異代人。而恠其在。謂為仙且不死。已未為御史嚴杰母書墓誌。已擲筆而逝。儵然若蛻者。諸生奔訃。上其事臺使者。祀先生於學宮。先生詩文集若干卷。有甫田集。行於世。丈夫子三人。彭為國子博士。嘉為吉水訓導。臺先卒。諸孫曾中多賢者。

王世貞曰。吳中人於詩述徐禎卿書述。祝允明畫。則唐寅伯虎。彼自以專技精詣哉。則皆文先生友也。而皆用前死故。不能當文先生。人不可以無年。信乎文先生蓋兼之也。先生晚而吳中人以朱恭肅公希周並稱。夫朱公者。恂恂不見長人也。何以得此聲。先生

我亦可思矣。余嚮者東還時一再侍文先生，然不能以貌盡先生，而今可十五載，度所取天下士折衷無如文先生者。迺大悔與先生之子彭及孫元發撰次其遺事。

盧柟傳

盧柟字少樞，一字子木，大名濬人也。其先世業農，穫則什一而息之，故以貧雄於鄉。柟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為入貲太學，上舍數應鄉試，罷免歸。柟才高，好古文辭，不能頰而就繩墨，為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奕奕在薦紳間著也。柟為人踈弛，不問治生，在時時從倡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其坐客，毋敢以唇舌抗者，而又豪歌詩，當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敗。濬令某者數刻，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之。陽浮慕之，以張吏術耳，謂柟邑諸生，才得相從事，幸甚。柟亦欲借令謬恭敬為相，得極歡，令嘗從客語柟，吾且過若飲。柟歸與翁媪，益市牛酒，夜共張，至旦，室邑子相戒。盧生有重客，門之履相踵也。而會令有它事，日晏不來。柟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卧。報令至，柟故徐徐出坐，久之柟稱醉不能具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為

僖人子辱愧見其邑長者邑人素惡柎者為柎讒曰
是嘗見令君文而咲且唾令益怒亡何柎干擷其役
夫得伏麥以為盜也榜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強柎
復加榜焉旬日矣役夫夜壓於墻墮事聞令令色動
曰惜纍是復能倨見我耶匿役夫所繇死狀當柎抵坐
獄具上報可柎既已坐大辟繫獄又令仇之故母敢
為稱寃者而會柎鄉人間嘗侍飲不遜柎目攝之去
已來為獄吏夜縛柎格董之數百臀踵悉潰爛且死
矣吏以他事罷得不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携書
著幽鞠放招賦以自廣其幽鞠曰盧柎既用事逮繫
濬獄與幽囚伍脅憤迷惑日霖日月不知晦朔仰
天太息曰嗟噫聖人脩身晉道立命不貳賢者
推運循理以定所天顧柎微眇離茲憲網問諸
造物而已因作賦以自廣其辭曰帝顓頊之嬋
媛兮皇波汪乎姬姜儋海岱蜿蜒於北陬兮靈宗
嘉牒於范陽暹雲雷之霍霍對兮蹉躑改南服淑
浚土作其美兮躡康侯之芳躅皇傑梧董道以
迪惠兮母氏靜約而告育曰余夢文杏霍翫於霄
漢兮芙蓉擘而尚粹溘焱焱儵而進兮應龍鬣鬣而
下恥偵蚘虬以甜談兮頷乞攫而速喘億錯指以羣

卷之三十一 世經堂

號兮朋駢駢而決背候恍恍以隕虛兮覺懷妊而因

基神母陳夢寒余降於衛許兮幼好媵而岐嶷友青

雲之偉冠兮挾長劍之陸離朝晞余髮於崑崙兮暮

濯足於咸池擘招搖以為祛兮履彗星以為綦余長

喟其歷之未瑰兮劬脩余之菲芳裁薜荔以為衣兮

衷芙蓉之翠裳集菌蔭以為藉兮糝杜蘅以為糧揭

旌於蘭皋兮稅駕乎芳之塘余迅滅鞞以高舉兮汨

鍛翮而填隕謂魯參之殺人兮談市虎而成隕蒼蠅

習習其貝錦兮魚目效明月之璀璨嫫母愁以媵嫫

兮擯西施之頰媿而目珣瓊虺佚佚於几筵兮戈鋌

森森以割余目既阨余之倅麕兮又譟之以欽恭低

曼睇彼犴狴兮桀血斷而封矚首闐怒以踣踞兮視

將躩踞而矯鵠檻樛蠅以黥軋兮棟屈蠖而蟹鬚縲

纒纒於伏棧以苦余兮仍反接而窮臂耳嘈嘈若有

聞兮何迤迴而怫悝目炯炯以或見兮佇鏗勿而復

瞶神軼氛習習以涸瀆兮精憧憧而往來覺塊然滯

此一方兮心惵惵而增哀鼯鼠淫啜以齒余髮兮魑

魅含睇而韜翹僂品相喃以對泣兮御糾糾而呵

護般逮余兮紛惡駭系鵬鳥之巢蚊睫兮焉能戢此軀

也枕雕虎以燕憇兮又誰知不我虞也悲時畧之端

卷之三十一 世經堂

邁兮曜靈忽其西藏微霜淪而下降兮恐瑶草之不
芳高駝志乎雲中兮棄精氣而相保王喬衙衙而弗
顧兮赤松告余又荒塘行偶偶獨日暮兮安放乎不
死之鄉橫衝波而微舟楫兮天吳搖首而振怒歷太
山之坎軻兮魍魎齧以當路猿獫狴以在柙兮雖
輕捷其馬去鳳凰之罹蔚羅兮縛菱菱之華羽抱鬱
軫以顛處兮呼蒼天以為直戒五嶽與嚮服兮俾河
海使聽死咎絲遠以不聞兮玄武違而莫惻何羣神
之豐曲兮靈炳耀而罔恤夫余既不能蟬蛻於茲蕪
穢兮眇乘風而長驚心結思於大荒兮魂煒煒而上

度激青雲之霏霏兮飄風回而霽霧載玉女於後乘
兮飭豐霽以先路羲和儼以驟察兮望舒翥而傲御
征輕輦之闐闐兮八鸞鏘鏘以迥步承雲霓之氛霏
兮靈旂繽紛繆虬乎翠羽挹朝霞以為殮兮吸沆瀣
之精奠漱華池之飛泉兮聆鈞天於帝庭素女涕泣
以淋浪兮問絙瑟而咿嚶慮妃歛歛以結軫兮潛咨
語而沉情余凌軫虛而佚蕩兮將攀結乎參光撰余
轡而駢騁兮問元化於勾芒採參秀兮眺瀛洲之微
茫弭余節兮聊解珮乎扶桑睇南州以凌厲兮嘉桂
樹之叢叢召風伯以驅燠兮謁炎帝於清宮何蒼梧

之翳竊兮重華穆以揚靈湘密鱗而瀧讓兮貳妃胡
為而弗從決白門以西望兮覲蓐收於金樞氣浩皓
以莽曠兮薄睭眦而誰須觴王母之僊姝兮狹瑤池
之芳都指玉勝以為約兮歌白雲以相愉荃既婦余
以好艾兮絕弱水而進輅齊王轂之礲礲兮指寒門
而並駑軼鍾山之幽黝兮令照之以燭龍召玄武為
備禦兮勾辰翼乎紫宮託鷲鳥為之先後兮問太乙
之繚垣靈剌剌以黥約兮鳳凰承旂而飛軒雷師礮
礮轟礚以震盪兮烈缺閃爍而施鞭護願頊以堪余
兮闐咤噉而俾還卒攬涕反此舊都兮潔筵篲從卜
乎巫咸曰天地無隘兮物無終始變化互渝兮幹流
遷徙形氣轉薄兮或浮而沉造化沕穆兮禍福無門
聿性命之難言兮誰知其極萬物糾以零盪兮又安
所止息惟大人齊物我兮以天地為廬舍總山川於
毛髮兮騎日月以為馬夫有虞之潛歷阪兮當曆數
之在躬夏后胼胝而陟大寶兮季有光於黃熊震龍
爨而下櫝兮顧駕禍於周庭白魚躍以膺大命兮劉
氏顯而有功奚伍羊以自鬻兮由余振於西戎尚鼓
刀於海濱兮仲父射鈎而桓榮仲連談笑以却嬴兮
胥重繭而存楚條相后而餓死兮贊搖筆以光輔墨

不黔以衛道兮孔轍旋而微伍光狷介以自湛兮夷
顛顛而振古夫道固無涯涘兮行焉知其所如惟恬
澹與家漠兮斯貞人之攸居從委命而樂流兮遊廖
廓之鄉忽喪我而無是兮觀泰初之茫茫余託蜉蝣
與遊兮曾日月之徜徉忽歸魄於玄壤兮又何足傷
勉脩余之傲服兮珮芳澤之幽蘭紉揭車之落英兮
襞泣離與射干飾翡翠而綴珠被兮爛的皪而千眠
組綺縞而飄颺兮下結之以雙璫余媲美而自鑑兮
何媒妁之可攀夫君眩而弗御兮亦余心之嬾媿系
曰天地緼綸何時明我欲見之心徬徨輾轉懷憂祗
自傷超軼絕世窮大荒帝極洪洞不可量緘悲歸來
卜巫陽勵志肥遯含大章獲我所思樂無疆放招文
多不盡錄居頃之盜行剽迫柵父自剄死燒其廬子
錢家咸負貸不償柵固已壁立矣令亦更悔念魚肉
盧生何酷耶陰稍稍寬柵拳有所讐詩辭呼使從獄
具草草上予酒肉食飲洗沐尋令去濟為大官事益
解而故人謝榛先生者携柵賦游京師貴人間絮泣
曰天乎冤哉盧生也及柵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
罔罔從千古哀湘而吊賈乎陸先祖吳人有心計俄
謁選得濟令至則首為更書上論鬼薪輸作三歲

盧柟既出獄家益貧乃為九騷謝陸令而謝榛先生
方留滯鄴柟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奇其文
立召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人人更置邸延柟柟則
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辨說揮霍數百千萬言風雨集
而江波流也鳴毫颯颯儵忽而為辭若賦各得以意
去既酒醉故態畢發罵其坐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柟
竟亦不自得罷還顧索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也
頗嘖嘖咎柟不顧曰天生盧柟為女曹地耶吳人王
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任山中勒邑吏具筆札受柟
所著集若干卷柟故亦慕稱世貞嘗為文托謝榛先
生致之不達至是見世貞郡臺把臂為布衣飲三日
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世貞序其賦畧曰余跡盧柟
所遭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稍得其古詩歌行讀
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三閭家
忠愛排剛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哉長卿務以靡
麗宏博旁引廣喻其要歸卒澤於雅子雲謂之從神
化來耶然自東京而下蔑如也諸儒先生號名能文
章家柟何取其所論著而姑韻之以為賦若茲乎哉
即盧生所就幽鞠放招凡三十餘篇其概不得離津
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之紀采人物之

變與天喬走飛之能經緯臚列假二三能言之士如
宋王景差者蟬緩於左徒之門豈其先柙而室哉柙
既以別世貞去南游金陵陸光祖為祠部郎留月餘
走越歷吳母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
王生曰柙未死前生一歲妻死二女其一踰二十不
嫁柙死時世貞方坐家難浮繫長安邸中不得其狀
也其文辭散失母收者故為之傳其行略欲令後世
知有盧柙耳予亦愚鮮量矣柙不邁邑令家不破室
然其文辭亦不工嗚呼世寧獨一令哉

陸叔平先生傳

蓋吳有隱君子陸叔平先生其人黃綺者流而不能
盡掩其才執以少見於世世亦慕說之而莫有能名
其德者余故為傳之君名治叔平其字先世由汴徙
吳之包山梅梁里後徙郡城遂家焉至君益轉徙支
硯山中然不能忘包山榜其齋廬學者因遂稱包山
先生云而君之高祖有為長山丞者世世受儒至君
父銘起家遂昌訓導遷司樂清教不赴故文待詔徵
仲高其節為之誌其墓君生而穎朗工治經義自其
在諸生行數獲雋餼學官廩與太原王履吉王祿之
相下上然挾以試應天輒不第而中好為古文辭去

時尚益左君之為古文辭要以自媮適情志而已絕去一切酬應然亦竟用是有間至其於丹青之事尤心通所傳寫山水折衷勝國四名家奇偉秀拔時出創意點染花鳥竹石往往天造熙荃而下所不論也君既久困諸生不欲糜學官廩數上郡請罷去而郡守林懋舉溫景葵王道行諸公咸推君才為後先奏記督學御史御史雅已耳君名又難三郡守下書慰勞令毋煩諸生試餼如故而君不自得益欲罷去會君之從弟洽嘗受經君當貢遜不敢先御史遵遂檄君貢君又固讓不受御史乃更下書郡邑曰貢士者為縣官薦才實亦以表勵風行非直論資校年也諸生治博洽躬行孝友敦睦以先其弟執經交讓縮足榮軌吾甚嘉之其令以貢士歸仍表棹楔稱褒獎恬退至意君自是治處士服益堅卧支硯不出矣君為人長頤秀眉目動止雅儒驟即之落落穆穆也徐而察之溫如也已徵其談說古誼擁風雅便章花月纏纏忘倦支硯故晉高僧遺遺址君廬在其下雲山四封流泉間之豐陸廣墳地宜田圃衡門低廡不可托乘容膝之外皆藝名菊菊多至數百千本它奇花木日南蒼梧萬里之種死轉募致之手自封殖灌溉剪

易妙得其候歲時佳客過從即迎致花所出家釀酒
之割蜜脾烹笋萌釣采之鮮頤指滿案雅歌留連竟
日客不能舍去或非其人而強造者以一石支剝琢
戒豎子不聽應也郡守蔡公國熙脩鄉飲禮悉汰去
其凡者首致君為重賓至後李守鍵愈益推延君君
賢其意為一再赴而已海內益知陸君而所親厚又
稍稍出其繪事好事家禮懇懸購者踵相接然絕不
得以利動君君意有所許即不待數數請也自樂清
公歿有庶子女五人而幼皆養君所以時室家之其
視君猶父也寡姊之歸吳者貧無後迎致家穀之歿
而歸葬於吳憫其鬼餒也為從祀於陸至今鄰有楊
指揮者署衛事雅與君善爾故有羨貲為軍興不知
何時亡去但有籍在每御史來按覈輒索私金以應
金輒隨御史往最後御史得其狀以為楊指揮者寔
盜之大具獄以待而楊貧甚計無所出君欲傾家為
之緩不及事會鄉人有罷官歸者富而雅重君君多
許子息以貸得金走御史所報羨貲存卒以楊指揮
免金自是為官有君竟代償矣而楊指揮卒於窶君
復為治冢封樹素衣冠謝弔客客自愧弗如故人顧
正叔者才豪士也嘗結君布衣驪而自其罷浙幕官

歸家日以困避徙深山中謝絕交往君微得之為歲時遺致饋醪且死以身後屬君君行哭求所善毛生墓旁地以葬正叔凡再感竒夢托謝鄉人人益稱賢君矣君既隱支硎其樂清公所治吳城里二宅大出其素裝勅其先祠屋右栖神靈左藏祭器謁文記之以屬其弟沼且推其旁第舍悉授之曰而世世供事粢盛也君與沼同居怡怡至老不忍析而樂清公所遺田產不以予其子而予沼君今年七十六矣神明不少衰一日攜王子穉登狀來請曰與公生幸相當公不及我日而傳我即不詳且且不暝不佞蓋嘗過支硎從君遊竟日又君圖桃源記遺余所謂不待數數請者也

贊曰以陸君之文技足自奮於世何至晦匿深山中跡其推財借軀赴人之急而驟異之要之孝友內備恬不見是君豈其沾沾任俠人哉庶幾古所稱仁心為質者歟乃至謂不佞云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孔氏蓋記之矣

丹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洞庭漁人傳

洞庭漁人者華容孫宜仲可也踰冠舉於鄉凡五上而五困公車因罷不復應制而自以家洞庭更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它呼之則不應而世貞嘗從吳舍人明卿所得其集讀而異之以為古人耶古人吾何以不識蓋二十餘年而後遊楚而悉之則漁人吾何以不識

丹州山人稿卷之八十四

一 世貞自刻

人乃今楚人而亦死久矣。漁人故岳名族其祖曰處州公榮有子曰提學副使公繼芳提學公二子長曰玉山公宗其仲為漁人漁人五歲穎異讀書數行俱下稍長工屬文提學公為兵部郎所師友何仲默崔仲鳧鄭善夫薛君采楊用脩時相過從奇漁人而試之下筆萬言立就而當是時漁人慕諸名士為古文辭私已有所撰著矣甫十六歸試楚不利三年提學關中許宗魯以漁人冠郡諸生或言漁人能古文辭則又俾為古文辭益奇而其試於楚且以為當冠楚諸生會誤携其初試目格弗終試許君爭之不能得

而又三年漁人始舉於楚其名第稍後許君猶不憚曰豈此曹子眼中物耶當於公車辨之是時漁人業破萬卷而氣豪視一第無足芥拾家世仕宦又少從父游燕中所習聞國家掌故將相文武之業甚詳抵掌而談今古母能難者漁人既久有名公卿間每試其文傳誦人人目攝以為當上第及報落則爭駭而吃歎以為無天是時霍文敏公韜欲疏薦漁人什褐備兩制弗果矣最後漁人罷試歸而道聞提學公訃日夜奔馳哭踊兩目為損凡四載遇醫得神方砭之復明漁人年三十有八而歎曰丈夫安能齷齪老死

轅下駒哉且夫能衡命者我也能衡命者我也蓋漁
人所繇稱矣漁人既有家世祿羨盡斥為園圃臺館
亭榭之屬購異書名畫古器實其中而奇卉恠木環
之素嗜酒乃益釀酒客未過從者毋問貴賤輒留飲
飲輒醉醉亦不問客所嚮而其遇佳辰久奉母兄從
女弟燕游花竹間怡怡如也漁人間携其子斯億及
諸生黎學元劉世章輩遊石門玄頂諸湖山勝地遇
羽人緇流能飲者即傾携釀共之漁人既自命漁又
不為衣冠時時與樵青釣童狎亡異也興至泚筆而
書所為詩奇逸飛動龍虬鬱盤已又自歌之感激用

下彭澤令彭澤之聲實冠千古而君子猶窺其微以
為非忘世者何獨漁人哉何獨漁人哉乃其舒卷之
際剗削感慨略用酒德以全其天則黃氏固堂乎後
矣

朱邦憲傳

古里閑之士而傾公侯豈盡衡度叅伍哉其巨者樹
頤頰信眉抗腕多抑以示揚欲以竒釣名而細者務
斲中於人之好東贄而西借交西贄而東借交以苟
自重而已余生一得折節而游其間坐是意稍稍怠
蓋晚而獲與上海朱邦憲者識而始自悔曰士誠有

之柰何以鹵莽輕失士哉。上海去吾鄉二百里而近。邦憲用文章起聲。余竊已耳之。既遇於吳門。王穉登所落落穆穆也。稍與語。稍心異之。已而驩然相得也。邦憲故善武昌吳國倫。吳與徐中行語絕不及之意。不欲借交以重也。朱氏為上海著姓。世世受經。至同知佑而以經顯。一傳而提舉曜。再傳而太守豹。益貴重有名。邦憲甫九歲。太守見背。人或竊少之。邦彥就外傳讀書。斬然示頭角矣。已治經生義。及他小文。輒工流雋。郡國補邑諸生。高第為太學生。一再試不利。輒束所售業而謝之。曰。歲月吾自曠。不以擲汝。益讀

先秦古文家言。旁及百氏詩書之業。燦然矣。邦憲白皙飄鬚。善談笑。而特好飲。客至不復問。輒呼酒數行。螾蛾曼睞。秦聲燕絲。雜伎競進。邦憲所舉。航船累十。客人人醕也。嘯歌慷慨。意若無足當者。乃竟酒退。讓逡巡矣。性又喜任俠。感慨急人之難。甚於己。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即所叩而其人非故識者。驟以欲請。亦得飽去。所叩而非力所辦者。必旁宛為濟之。乃已。客或謂曰。多施固善。而先太守橐裝何幾。邦憲曰。施不緣富自性耳。且不見夫太史公傳任俠。而稱原憲季次。執行之自若。邦憲既以文稱薦紳間。而太守故

嘗任御史多所推轂其客給事黃懋觀出倅郡故兄
事邦憲甚昵且欲為買田宅邦憲固謝曰幸不至溝
壑奈何以不肖而嚮先人恩邑令黃文煒善邦憲日
造請其廬命酒飲竟夕欲以居間為邦憲歡卒不得
請而罷趙尚書文華者故太守友也以

天子命視師便宜生殺勢張甚守令惴惴前謂輒報
罷獨好謂上海令吾故人子朱生安在與偕來為言
其家世甚悉令大驚恨不能前為地具樓船裝令邦
憲往邦憲復固謝而操一葉上刺幕府尚書迎勞告
生欲官乎謝無所事官欲金錢乎謝無所事金錢尚

書大咲而公羽聯固有種哉然心益奇邦憲治軍暇則
與投壺雅歌甚適也邦憲念尚書汰顯爭之不得業
以酒解所默挽救不少矣而麾下有梁將軍者為邦
憲尚書重客故夜齎三百金為壽邦憲大驚曰客為
三百金來耶促麾去母汚我而久之尚書還治部竟
以汰敗天子怒之甚其門下客爭鳥獸匿不敢名
其主而邦憲時時為人言尚書恩至酸鼻矣前是倅
懋觀令文煒先後死郡邑中邦憲為哭調棺斂經紀
其妻子歸塋人或難邦憲不倍德何至客尚書所夫
智伯國士之知豫讓所不辭也母以難邦憲矣邦憲

為人內行淳至事母蔡夫人所以扶持萬端冀其歡
蔡夫人歿而邦憲所幸好聲酒一切謝絕至服除而
不忍御者累年養其兄與姊之子愛之甚於己子內
外親之寔待而火者若而人待而土者若而人邦憲
悉家而資與供所善客不倦也其於文法東西京詩
法開元以前諸大家即撰著已脫稿猶令人彈射竄
易務當乃已邦憲名察卿少時人稱之曰象岡已家
黃浦遂稱曰黃浦又自稱醉石居士有八子咸彬彬
世其家余所傳大都云其詳沈明臣王穉登業先之
矣

贊曰自二子之傳朱生而以任俠稱雖朱生亦欣然
自命俠也夫俠者奪情而強為義屈已重已乃朱生
恬穆胡強耶其暢朗多引讓始而信終蓋郭林宗徐
孺子之流云爾雖然久未生之恬穆無強而不能忘
身後名吾始殊厭名乃亦愛之矣

孝友張先生傳

吾州張先生卒之七年而其子元蒙始克葬兵備使
者蔡公國熙為題其墓道曰孝友先生之墓蔡公賢
者而又操風勵權於是學士大夫類能稱先生云而
元蒙謂員也曷少所許可為之傳先生諱倬字朝

世經堂
恩其先為州良姓然世受耕耕時奪於儒不能有所
給足而儒亦不甚顯以至先生生而父窶瞽廢稍長
負笈行從經師不能具脩脯贊挾冊孜孜問難多憐
而受之經矣十六為童子師貌故寢短然其自居色
恒莊而教習抵夜分不倦所至見嚴憚以名師稱而
文亦益工試有司褒然首選已補博士弟子有聲進
食學官廩先生既工於文謂一第可拾芥取久困諸
生間至食廩垂三十年而不及貢以老惜哉先生性
至孝歲所授弟子束帛斛米即以歸養其二尊人猶
不給婦顧緝澣而佐之先生自以不能備旨髓得

盛饌即嗚咽廢箸也一味之甘可剖而分者以歸奉
朝夕不敢私也其二尊人疾先生不解衣而侍湯藥
奔走醫巫若狂居恒自謂家雖貧敢以加吾父母哉
州當推擇鄉飲賓先生謀之友以隱德進其父褒衣
而侍學宮退而扶昇以返舍怡怡如也其父母歿先
生年已耄哀毀骨立歲時家享俯伏雨涕泣下也撫
二弟衣食之推其父產而不以徭役徃家務大小出
入悉自任後析箸相去可一舍許居數日不見即營
然如有求者見而忻然共案食已寢共被也故其歿
而其季為之行三年來先生生奉二親又饒弟子家

舟州山人稿卷之十四
世經堂
之食指衆俯仰朝不逮夕矣而至於取舍愈益嚴不
為拮拾干貨雖其溫辭怡顏一切務為謹厚長者然
人不得以富貴色御之酒間談出處引滿慷慨曰令
吾一旦遇明主立玉階下必有所以少見者夫天
下有大樞要君德待政數語立辨胡至掇拾瑣細費
阜囊中薄蹠也而吾乃今老矣無可自見矣先生雖
格於例不及貢而有司為上其才行御史耿公定向
下書旌其門予冠帶予冠帶之明年而先生卒得年
七十有三二子元儒早卒元蒙今為博士弟子孝謹
益甚及諸孫俱有萬石君家風

贊曰張先生學不純師行不標跡言不華聲隱不詭
俗此何稱異齊民哉然使張頤頽握拂矩步樹立門
戶者與之絜終原始推表見裏斷不以此易彼也厭
貧賤不為苟去要其中必有以勝之然負其畧老困
以死七十而不能無動色士固難槩也夫微顯而聞
幽以風勵永永則蔡公其人哉

錢穀先生小傳

余故善吳人錢穀先生蓋視余二十歲以長矣而相
許為爾汝交錢先生六十餘業謂余吾獲觀私汝度
無汝逾者然吾老矣即不諱以不朽累汝余唯唯錢

先生則又謂余古人委蛻化於土而始出於人之口
而入於人之耳吾甚悲之且幸而汝欲不朽我於死
孰若使我生見之也余故慨錢先生之旨而為之傳
錢先生者吳里闈闈人也然其始祖最貴王於吳越
累代而其後人名能詩又世受繪自其父曾負才事
侗儻竟天於酒獨母唐在而錢先生少孤即好讀書
家貧無所蓄書多從邑子游貸且讀母唐謂曰若謬
長耳不知吳有文待詔耶而舍而之它游於是錢先
生乃委質為待詔弟子待詔恂恂君子而顧多藝能
工詩又工書若畫於諸生中獨才錢先生而授之業

錢先生無所不精好然於畫則心通曰夫丹青者外
得之象內匠之心夫吾欲指締字內奪造化鑄人物
而用是拘拘為哉於是遂不名其師學而吳中稱畫
最聖者曰沈周先生錢先生不相及而間得其秘聲
日以起造請時時戶滿履矣錢先生故無家乃又愈
不為家徒四壁立待詔過而題其楣曰懸罄志貧也
錢先生貧士哉其所手錄古文金石書幾萬卷校讐
至丙夜不置而造請畫者時得贏錢以奉母唐脩飾
不廢度更羸則斥而召客曰毋念我我腕足為諸君
歡也錢先生况與而所最善以文事相琢劘者待詔

子太學博士彭助教嘉布衣彭年潯州牧沈大謨咸
卓犖奇士相與為游揚益有聲郡守相爭延置錢先
生請益至彌月無所及私事愈益嚴重錢先生以為
賢而錢先生竟用是益貧且老矣錢先生好為詩詩
錯大曆以下語然多不存稿而其所著書有三國文
類抄南北史摭言續吳郡文粹三刺史詩隱逸集長
洲志若干卷藏於家

贊曰嗟夫士孰不欲及身而求愉快乃錢先生泊然
若無營者其趣往奚何量哉顧汲汲然而身後之工
是求則誠可念也錢先生之始祖所謂王吳越者弘
依弘佐子昱昱工詞翰繪事藉藉有俊聲語曰公侯
之後必復其始夫始者詎公侯已哉

陸秀才傳

秀才姓陸氏初名應節更名鳴僕最後名旅携秀才
生有異質讀書日數百千言十七補郡學諸生聲固
已隱隱起秀才之魯大父大父俱舉進士高第以文
顯其父亦名能世其業而家故貧四壁立乃轉贅依
外家外家里中多貴人灌窳葷日數過從豪飲秀才
旁非嘆之曰此土偶而冠奈何辱陸生為也又不肯
為程式文寘案間旋斥之曰僅以待某某可奸時爾

於是秀才歲校有司輒不利而心益厭薄之乃益讀
左史諸書又好為詩詩甚奇而工於書秀才性孝友
重然諾嘔嘔早折口不臧否人故與處者毋論賢不
肖心更善秀才也夕日客至間與立談笑漏數刻竟
枵腹去然客愈慕近之戶獲恒滿秀才不旁問生產
居自適既貧甚一日忽慨然歎曰吾必不量妄計當
屈於今而信於後夫所以攻苦如澹耐寒暑而不悔
者以自為可也乃以為吾親執則稍取程式文習之
兩月後有司較小利已乃謝絕故與游者閉戶讀不
肯休竟勞悴病將死其外家中表特竊言曰昔惡秀
才不習程式文今乃惡秀才習程式文矣故與游者
亦云然秀才滿半歲竟死有子舉輒不育時人為語
曰滄浪天信不慈不見陸秀才乃無兒

贊曰秀才與家君同外王父郁先生故予少得侍之
其為人濯洗雕飾任真泊如也恒自謂晉人云然秀
才絕不飲而內行脩潔善奕奕常屈坐人予規之則
曰箕鋸而鍛手自蠟屐者托也予亡以對夫使早早
約志意必就貴顯終究其早必有可觀者迺兩失之
矣

葉君傳

葉君之先曾大父曰文莊公始文莊公與吾先大父
司馬公異起不相及然俱時名臣而司馬女女文莊
之孫衡州公兩家子弟聲習慕好懽甚葉君之始歸
外王父家髻而諸生文甚竒中表目之耳相屬曰是
夫稱為文莊後者葉君數從有司校亡不臬然首列
也。以是頗負氣抵掌談說天下事亡論一第足難葉
君者久之竟不第而以太學諸生死葉君素壯未死
可二歲前病病骨立語氣微不屬余使淮揚道還過
葉君吳江舟中不識為葉君也與之語聲非葉君聲
也。久而辨其志慷慨竝亡見病態者迺定知為葉君
雖然吾私以慮葉君妾繭不復振而欲從余
而北就選人格為縣官拊循一方吏民死不入循吏
傳乃虛死耳然竟葉君死不得一遂讎志可悲也葉
君為人諒易不設城府其孝友純至蓋天性然母故
吾姑王夫人愛葉君而持之嚴甚君髮且種種矣坐
小故輒長跪請受罰絮數久之乃聽起葉君豪使酒
酒間曼聲為長歌激杳冥頽視一世而微聞王夫人
獲聲輒匿而整容和其音以見不則當復受謫矣二
三知已客葉君坐未定譁浪鋒起素稱給者莫得支
吾間跡葉君他過則嘔嘔厚自卑祈為國家筴利害

披窾指鍵巧中而不復別治生坐起室中不能名室
所有而以歲時啓文莊公書閣校藏遺經藉毫髮無
誤既病甚手而授二子書恨然曰吾愧負書夫葉氏
自先文莊而來四世矣即亡過中壽者何也且吾顯
不及先人吾欲以所不及而私其餘乃今竟已矣嗟
哉葉君名良才字世德始娶於周氏康僖公女繼娶
沈氏有子二人恭煥鄉貢士恭炫邑諸生春秋五十
有二

贊曰士不幸窮何限乃獨傳一葉君君少而數聲冠
諸生不為窮有二子賢不為無後年五十不為夭雖
然令葉君且不死有可觀者今而已矣吾為之傳其
志耳

王樗全傳

王樗全者余故里中子茂才也始王子生而有奇徵
其父南山氏卜之名之曰之鼎謂且食貴也王子以
茂才應省辟數舉數不利至病以廢乃更之鼎曰樗
全而字之曰康生夫王子之所托於樗者何居今夫
纒梓豫章至才美也朝睨於匠氏之圃而夕入其手
鋸之斤之磨削之改以為棟為梁細以為薄櫃桌櫛
夫木隨之死而又喪去其故名孰與夫樗之終始乎

身州山人集卷之十四
一爵月足圖史口足吟嘯子之天日往矣而我固自如也余嘆曰且也子之天全而何以沾沾余言也王子不答王子少好學從師指授經義分夜不倦所為文卓犖有氣然不帖帖於師說以故褒然負後聲諸生間亦卒以是數困詩好開元大曆語書法健利有致晚得鍾太傅受禪碑習之至忘寢食以故於八分尤精其為人溫恭長者不立城府至所慕說前輩文誼推轂士大夫有味乎其言之也晚雖以疾廢其自題像畧曰讀古人書識古人字澹然無營脫疑名利不出戶庭褫褐茹糲為聖人氓如此而已其所居

不能具竹木遂編萑萑之人為萑屋述見志時人讀而憐之

論曰南山氏者蓋傳所稱司馬季主流其為人祇掌談說利害得失巧中若符竹而乃近失之於其子何也或曰非也夫出範金而為之即一旦顯用以烹飪炮炙曾不若釜盥之為便歷千百歲而質日以古文日以新而賈日以益重則南山氏所以命名指也今王子錕病強而讀先秦西京諸家言刻厲古文辭不休此其外托於形而中為實計者鼎耶樗耶後必有辨之者矣

余翁傳

余所游燕中六七君子蓋有余德甫云而德甫持時言其家大人余翁也德甫為比部郎積三歲勞封翁如德甫官飭冠服而進之一再試輒返之積曰以若顯我足尔柰何以而冠服束我比德甫讞浙江獄多所平反歸起居堂下翁顧問所活者幾何未減者幾何具以對翁徐出櫝中冠服御之為酒勞德甫曰今而後而知所以榮我也德甫副憲八閩以餘奉市海錯織文縻絲為壽翁不憚曰吾不家於官而柰何亟汗我褐寬博賦芋栗吾自有之母再也德甫自是惴

惴遣信候安否外不敢以尺布束脩侑矣德甫滿三載翁獨貽書趣之歸曰明與吾余鮮顯者即顯若給事公不得及二千石若何狀遽及此可止矣德甫亦自具疏乞休會中有倭警弗敢上而所奏三載最當遷又當封翁忽中飛語罷歸翁迎謂德甫曰若三載而不以尺布束脩及我碩而索下垂如振槁然先後稱廉平吏胡恤言也德甫跽謝不能以其官婁封為恨翁咲曰此吾所以趣而歸也吾惧盡福焉且夫德顯之謂顯志養之謂養非世所謂顯養也德甫乃力耕給翁翁怡然甘之十二易寒暑矣始翁受

父訥庵公有聲北地李先生來視學奇翁才超補博士弟子未上邑有訟事其豪謂訥庵公稚易勝也翁挺身出代理額繫三載卒白之然計所受書業稍稍廢矣產亦益旁落教授里中諸生自給武昌朱侍郎聞而聘之為塾師翁好祿命家言自謂逾五十當貴也惟侍郎亦謂翁五十當貴也曰師已罷博士業何自貴乎見德甫試而大喜曰是不必期五十師所以貴者此子也止德甫游吾門能揚大人以成若而德甫果第進士翁甫逾五十也自是侍郎名能知人翁之廢書而拮据家難者垂十年教授諸生二十餘年

及德甫而顯者又三十年蓋八十二矣而尚無恙為
鄉飲賓者二十餘然亦不數數赴也好賦詩詩不為
鉤棘語第取達意而至於德甫詩則始而彈射之弗
已既乃激賞且謂文章始弘正間嘉隆之際盛矣何
所繇得此六七君子也翁名敘字良倫改字仲倫門
人尊而稱之曰北崗先生德甫名曰德

贊曰六七君子之與德甫遊也則以中忌故靡不躡
其官者然亦數躡數起而獨德甫至於今未起也余
翁以德甫顯亦獨以德甫躡獲老此於天不亦有餘
厚哉人謂翁寬中少枝素供絕醜堂燬於火不幾微
見頗竟九歲不問葺也此於道宜壽有後乃王生嘉
慕翁事為之傳其中戚然伏悲矣

王樵雲公傳

樵雲公者王氏諱毓字尹成溫之永嘉人嘗葬其父
珍矣而不忍去也廬其傍扁曰樵雲而公又好詩多
與其社中人唱和社中人亦遂呼之曰樵雲公云而
自樵雲公之先世居永嘉之華蓋鄉英橋里俱有隱
德以壽考終而俱單傳至公乃遂有七子公少侍其
父珍謹甚恒韋鞵而治齋膳既成則衣冠而薦之偶
呪竟餐覆器乃退不者屏營不自容亦竟遜匕箸矣

問小失父意長跪謝過非強之起不起也而樵雲公
善耕以其羨規為子母之息宛轉佐歲恒不乏七子
者環欄瑀珙璠璣璵瑜公先後為起甲第相望公又好
施予以軀赴人之急比隣火數十百家皆燼公指廩
而予之俾稱力自取給其它孤寡毋論踈戚以指計
衣食視公若庫庾也公一言而取成者奉以為符節
毋爽矣七子之子二十八曰埏坦墅牡在埏埏境封
佳墀坡塔厓基壇壝均壑堪陸墳塔填壘垣塾垠二
十八子之子九十四而始有以詩書之業起者然猶
用子孫貞日通政鉅南雄教授贈大理少卿鍊

訓導錫其人也九十四子之子二百六子而益顯曰
太僕寺丞清左叅議澈國子祭酒激鴻臚序班沛贈
太僕丞沛教授洌贈大名推官浥右僉都御史諍其
人也二百六子之子三百五十而顯者曰推官良弼
鴻臚序班良慶鴻臚署丞叔懋按察副使叔果叔杲
僉事贈太僕少卿德光祿署丞叔本其人也二百五
十子之子四百九十而為鄉進士燾如珪光蘊錦衣
千戶如璧其穎出且未艾也王氏固彬彬文學忠節
政術著矣叔杲奉使者屢書治吳而以間過余曰英
橋里蓋多山云其初磊珂不可道灌莽相屬自樵雲

公為七第。而各以其力自闢。數里之內。鱗次櫛比矣。乃孰非筭路籃篋。以啟山林哉。即亡論他姓。而王醇為其族成大都矣。日不穀兄弟稱海孽。率宗賦城之。幾與郡雄埒。

外史氏曰。吾聞之崑崙涓涓流耳。歷數百千折而派分。灌溉九州之大。抑何神也。當樵雲公時而

高皇帝獨身杖一劍。以埽制六合。周之孫子。其麗不億。樵雲公然隱夫耳。即其後亦逐彙發。且世世服人主。休采稱喬木者。何居也。造化之培栽。有專德。固天成大小成小哉。

孫義卿傳

孫義卿者。諱允方。其先青州人也。徙於徽之休寧。遂為休寧人。而徽俗多徇賈。務以貨相高。義卿自其兒時。固已心非之。而父達挾而賈於吳。義卿一旦奉管進。曰。將令書東魯家言耶。即書吾徽什一也。且大人幸一子。奈何棄之。賈父達奇其意。而許之。俾受經博士。義卿所受經亡。何而業成。還為邑諸生。太守行部。筭諸生選舉。當何條對。義卿請復漢孝廉法。又它文奇。奇多漢語。太守目之曰。即生也。孝廉其人者。而義卿又以文高等入紫陽書院。則又好精紫陽學。以故多

不中俗程困於試晚得請用儒衣冠歸里始父達遣
義卿學而賈中廢家益落然義卿所以共養百方他
賈謬謂父過聽義卿久儒不苦落耶父曰吾不知落
也最後父病尪漸腐潰義卿躬浣被以掌承潰液蓋
書夜戢足湯藥者三年而父歿骨僅立且欲下從數
矣已而歎曰吾尚有母也乃盜購求旨脆共養有加
月奉諸生米二斛償殮進不足至脫頰飾珥繼之母
歿而痛可知也行營壞地將窆下有伏棺人謂徙之
吉義卿曰是不亦人親哉乃避之避而得吉壞踰年
產芝五色從子珂邁癘甚篤其里人謂癘當傳相率
以其室跳義卿不忍日一再往調粥藥且為文禱於
社俄而癘良已義卿雖以久困儒故挫產然為德不
已嘗僕行聞一嫗哭而聲甚慄恠之曰得無有急于
跡之且欲赴河挽而問其故則子方窘大家責誰為
傾橐償之竟去不以名告也居恒謂人學非勤不獲
德非謹不進身非嚴不端家非恕不和俗非孝不敦
人或謂義卿庶幾有之云蓋義卿有子能讀其父書
且孜孜好行德也為名之曰光先光先者光其先也
我志所繇畢矣迨義卿卒業七十餘而光先猶未第
也久之膺貢上春官謁余泣且請曰不肖無以畢先

人志矣其在子之言乎其在子之言乎予悲而許之
又徵之莫生莫生鮮許可當不妄耳

贊曰莫生又云義卿死其鄉人私謚之曰質孝先生
夫處士橫議龔國經制上權奪於下余惡敢從哉然
至夷考其行仁心為質成身曰孝則實居之矣余故
絀其虛而為之志其實語曰附驥尾立千里光先亦
智於孝者哉

張隱君小傳

張隱君有子曰幼于少而多長者之游時時詩寓予
齊中也且曰父實賢吾方因為諸生度無可以顯吾
父者奈何予則雅已從吳門豪少年慕說隱君者徵
其事以幼于指而為之傳君讀書獵大較不好為章
句棄之北走燕遊其游閒公子日馳章臺傍擗琴榆
袂跼蹙陸博從耳目暢心志衡施舍蓋暮年而橐中
千金裝行畫乃歸父元平撫之曰見勞苦休矣君謝
就舍已籛然心數曰身幸壯奈何不力作而役吾大
人奉七尺也繇是治養生大指以精出入時低昂操
其去臠而已不欲受諸塵市筭然有天幸徃徃奇羨其
親之餘斥而治齋室場圃竹木臺沼以第就理居閒
蓄古金石刻彝鼎壘洗書畫器具甚夥客至輒留之

輒觴味出傳翫之竟日不告訖也。即客有緩急謁君者，毋不極意去。君之急客也，先於己，以故里中豪爭趣之家寧。

責閩者人人自相語，何所得張君乎？張君來濟矣。君故以豪顯，第其內行淳至，恂然君子也。君之母疾病，君禱於天，刲左股而進之，愈。又行，曾覺心動曰：大人得無有恙乎？趣騎歸，父則已困牀第間，待君而起。其所以奉兄姊撫弟，怡怡如也。蓋終其身無幾微忤君所為，厚稱長者天性耳。其自喜則不靳為一切拘檢之行。虎丘石湖上方天平諸名勝履跡恒滿，舟而夕，履而朝，之不為方歸，不為日以

意自師。逍遙尚羊者三十餘年。凡吳之出新製冠幘衫，恰洒消胃脯，傳於人，即君手也。諸少年以伎求高，君竟弗得也。君有三子，俱穎秀，伯仲名能文章，家聲隆隆起郡邑，守令請從納剡，相踵君謝去。母所報客，從容言有某事，某所可以某守令解也。君蹙額曰：以吾耄而從兒子輩操卿大夫權乎？趣觴觴之，即不煩客言，其事類如此。

爽鳩氏曰：予不識張隱君何狀也。第聞於豪少年者如此。友人黃淳父云：君名冲，字應和，其先世鳳陽徙金陵，再徙吳，為望族。或曰：張非隱君子也。其際稍類

氣州山入
卷之十
三十三世繼堂
俠然噫是聞不有俠隱者魯連侯嬴之流非歟今夫
士居平跡弛不為當世用者其所負挾誠大意不欲
小用之也然又終其身不能不小見之於乎予之所
以傳張君者小矣

